



前漢書
十七



伊 3
1.735
33



1735
33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漢書七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

師古曰近代譜謀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鄭侯漢室宗臣

功高位重子孫胤緒具詳表傳長倩儒達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敘論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徙杜陵家世曰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

年曰令詣太常受業如淳曰今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也復事同學博

士白奇師古曰常同於后倉受業而奇後為博士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京師諸

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

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

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索音

山客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

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曰功德輔幼主將曰流大化致於



洽平師古曰令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是曰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曰輔高明

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以接天下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曰茅覆之賤人所居蓋音合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

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曰射策甲科為郎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對策者顯問曰政事經義令各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曰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之而觀其人辭定高下也署小苑東門候師古曰署補署也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仲翁出入從倉

頭廬兒師古曰皆官府之給賤役者也解在禹貢傳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下車而嚮門傳聲而呼侍從者甚有尊寵也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師古曰錄錄謂循常也言望之不能隨例搜索曰為悟執政不得大官而守門也

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

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轉寫誤示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

之意師古曰開讀曰開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

宋畸問狀師古曰畸首居宜反無有所諱望之對曰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

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師古曰鄉讀曰嚮亡今陛下曰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

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師古曰本心樹之本株也唯明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曰為腹心

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曰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

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曰其人師古曰望之曰其人所言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曰奏聞即見超擢

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曰狀聞師古曰試言之事或曰諸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累遷諫

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

寢並任用

師古曰寢漸也

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已望

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

師古曰究竟也謂周徧於天下

悉出諫官已補郡吏所

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

善

師古曰達士謂達於政事也

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已

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

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

師古曰周成康二王致太平也

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

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

師古曰任堪也

欲詳試其政事復已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

移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言病而移居

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

皆更治民已考功

師古曰更猶經歷也音工衡反

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

三輔非有所聞也

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

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

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已夏發隴西已北安定已

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已破來春民食必

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

師古曰辟讀曰僻也

縣官穀度不足已振之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願

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已差入穀此八

郡贖罪

師古曰差次也八郡即隴西已北安定已西

務益致穀已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

之與少府李彊議已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

師古曰函與舍同也

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

其好義也雖禁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

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

師古曰道讀曰導

今欲令民量粟已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

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已生活為人子弟者將

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已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已

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滅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

之藪文之巨禮樂可曰為成人矣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師古曰召讀曰邵復音扶目反古者

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師古曰小雅鴻雁之詩也矜人

可哀矜之人謂貧弱者也言王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曰至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眾庶喜於時雨先潤公田又及私田是則其心先公後私雨音于具反

雖戶賦口斂巨贍其困乏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古之通義百姓莫巨為非巨

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子弟娣死曰救父兄令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

巨加也今議開利路巨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

議兩府丞相御史巨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

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

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臯人出財減臯巨誅之其

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

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

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巨其罪輕而法重故常欲除此科條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

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師古曰呂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為甫刑又稱甫刑也有金

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銖即銖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銖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刑辟疑

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銖大辟疑赦其罰千銖是其品也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阜衣二十

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阜衣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

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

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

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

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

師古曰惟思也竟讀曰境其下亦同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邊郡數

被兵離飢寒師古曰離遭也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同共給之也

自此以上今甲之文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粹言此令文專為軍旅卒暴而施設聞天漢四年常

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貨師古曰貨音上得反

至為盜賊呂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群盜並起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至攻城邑殺

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與之法也

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呂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

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呂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

敞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

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之正號也翁歸靡其人各也願呂漢外孫元貴靡為

嗣得復尚少主蘇林曰宗室女也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呂

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

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

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呂負約

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呂為不可烏孫持兩

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

未呂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呂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

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與其原起此天子從其

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呂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

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

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

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

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

不伐喪師古曰士句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呂為恩足

呂服孝子誼足呂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音悌遣

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

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師古曰此望之不知權道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師古曰首歲歲之初首謂正月也咎在臣等上曰望之意輕丞相師古曰言三公非其人又云咎在臣等是其意毀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師古曰三人同共問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絲是不說師古曰絲讀與由同說讀曰悅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師古曰繇音婆奏侍中謁者良使丞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蘇林曰伏地而言也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

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

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師古曰不為前後之差也時議事不合意望之

曰侯年寧能父我邪服虔曰寧能與吾父同年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

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有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百事

皆冠法冠師古曰自給車馬者今其自乘私車馬也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蘇林曰少史曹史之下者也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又使

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史為望之家有所賣買而史自其私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案望之大臣

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師古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

師古曰讓古讓字受所監臧二百五十呂上師古曰二百五十呂上者當時律令坐罪請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呂上一疋呂上矣請

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

聲不聞敖慢不遜師古曰敖讀曰傲亡呂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

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

其上故印使者師古曰使者即謂楊惲也命惲授太傅印而望之呂大夫印上於惲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

正直是與帥意亡讐靡有後言師古曰讐古愆字後言謂自申理望之既左遷而黃霸

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

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呂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

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

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

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率循也遂徧也既盡也發行

疾能修禮度無有所踰越也徧省視之教令盡也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威也截齊也言殷宗受命為諸

四表師古曰四表四海之外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師古曰鄉讀曰嚮自古未之有

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呂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

稱敵國宜待呂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

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

通也亨音火與反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

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本呂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信讓行乎蠻

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

王教化所不施不及呂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不逮

德不能弘覆其呂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

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

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

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宜

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呂師傅見尊重上即位

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

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呂

古制師古曰道讀曰導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意信嚮之而納用其言初宣帝

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

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訕文類曰恭顯心不自安也師古曰文說非也言其不能持正故議論大事見訕於天子也仄古側字之曰為中書政本宜曰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也白欲更置士人絲是大與高恭顯忤師古曰絲讀與由同忤謂相違逆也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更置士人於中書也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曰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曰朋所奏之章示堪也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師古曰周謂周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懼喜咸曰將軍其人也師古曰國家委任誠得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

雷乎

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恢廓其道日吳不食追周邵之蹟然後已乎撫讀曰模其字從木

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

歸延陵之臯

應劭曰下走僕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棄國而耕於臯澤朋云望之所為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軌隱耕臯澤之

矣

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曰杖荷蓑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曰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朋之所云蓋謂此也俟古俟字也俟待世

政

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為器也音徒鈞反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

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

師古曰鋒刃端也鏑刃旁也音五各反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

接待曰意

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師古曰短謂毀其短惡也言許史

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

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

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肥急也更求入許史推

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已知此於是侍

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

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

今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師古曰華龍音胡化反呂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
 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師古曰華龍音胡化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矯等待
 詔師古曰矯音巨遙反字或作喬呂行汗濺不進師古曰濺與濺同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
 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
 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
 淫欲呂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
 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呂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
 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
 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呂責恭顯皆叩頭
 謝上曰今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呂德化聞於天下
 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
 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也
有遺忘者故難

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
 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
 之傅朕八年道呂經術厥功茂焉師古曰道讀曰導茂美也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
 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呂為丞相師古曰倚音於
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而教子上書稱引亡
 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而教子上書稱引亡
 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
 辱建白望之師古曰建立此議而白之於天子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
 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
 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自呂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非
 頗訕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呂施恩厚服虔曰非不也上曰蕭
 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

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呂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
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
止之呂為非天子意望之呂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
自裁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師古曰叩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
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趣和藥來無久
留我死師古曰趣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
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
慟左右師古曰於是召顯等責問呂議不詳師古曰皆免冠謝良久然
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
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
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呂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免後為御史

大將軍王鳳呂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

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為使於匈奴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師古曰如今而漆令

郭舜殿見責問師古曰殿後也言有所負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

裁自脫師古曰脫免何暇欲為左右言師古曰左右者言與同列及罷出傳召

茂陵令詣後曹如淳曰賊曹當呂職事對師古曰念其為漆令育徑出曹書佐

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

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為中郎將

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

呂鄠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不伏辜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育為右扶

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

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呂育者舊名臣乃呂三公使車

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呂育者舊名臣乃呂三公使車

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曰南郡盜賊群輩為害朕甚憂之

曰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

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

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呂壽終於官育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

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

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呂公卿子

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為杜

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

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

有隙不能終故世呂交為難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

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為越騎校尉護軍都尉

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

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

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

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

秩為陳畱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

病不及賓贊師古曰贊導九賓之事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

二千石者六七十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師古曰間隙也及至謀

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師古曰圖謀也哀哉望之堂堂折而

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漢書七十八

漢書七十八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漢書七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潞音路徙杜陵其先馮亭為韓上黨守

秦攻上黨絕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行音胡郎反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

守於趙師古曰據守上黨城而邑降趙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師古曰括趙括趙奢之子也

戰死於長平宗族繇是分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或畱潞或在趙在趙者為官

帥將師古曰帥音所類反字或作帥其義兩通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

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

子也至武帝末奉世呂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呂功次補武安長

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

呂為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

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為外國所苦師古曰苦謂困辱之是時烏孫大有

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漢方善遇欲已安之選可

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已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

修城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也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

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名王也莎音素和反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

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

是攻劫南道與歆盟畔漢從鄯善已西皆絕不通師古曰鄯音善都護鄭吉

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已為不亟擊

之則莎車日彊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已節諭告諸國王

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

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已聞宣帝召見

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

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

議封奉世師古曰下其事今議之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已安

國家則額之可也師古曰額與專同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

望之獨已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

功效不可已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已奉世為比師古曰比音必

寐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逐競也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

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已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

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

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眾數千人畔師古曰音才由反奉世輒持節將兵追

擊師古曰言西河上郡羌胡反畔子明再追擊之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與屬

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旁種反

師古曰音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音先冉反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

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歲時比不登

師古曰比類也登成也

京師穀石二百餘

師古曰一石真二百餘錢也下皆類此

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

饑饉朝廷方已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

師古曰漠無聲也音莫

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

師古曰竟讀曰境

不日時誅亡已威制遠蠻臣願

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

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

師古曰暴露也亟急也音居力反

往者數不料敵

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射

如淳曰射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輶車而餉音而隴反

則曠日煩費威武虧

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

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

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

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

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已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

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為犀音灼曰犀堅也師古曰晉說是

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

不簡

師古曰簡謂選揀

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

師古曰言創首為寇難也今已萬人

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

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

師古曰和應也音胡臥反相扇而起臣恐中國

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

其日而無功也

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

師古曰相比則為萬倍也

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

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已將屯為名

師古曰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賊典

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

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

如淳曰西極山名也

前軍到降同阪

師古曰阪平坡也降同者阪名也阪音府板反降音下江反坡音普何反

先遣校尉在前與

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

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已決

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

將軍已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眾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

師古曰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

上於是已壘書勞奉世且讓之

師古曰官為右將軍而將兵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

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已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

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敢當敵大為中國羞已昔不閑

習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當已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又不能明其

約誓使在下信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溪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

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已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

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師古曰近所隨近之處也

師古曰非為擊也助其守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射伏飛檄者羽林

孤兒及呼速索疇種劉德曰疇音辱羌別種也檄者謂能張弩者方急遣師古曰言令

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

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已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

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

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師古曰十

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

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師古曰

別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出塞師古曰創艾謂

向反艾其罷吏士頗畱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

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

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師古曰置謂置驛之所也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

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已萬數賜奉世

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

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

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已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

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為太常薨千秋嗣後復為太常成帝時樂

昌侯王商代奉世為左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軍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呂誅鄯支單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呂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眾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師古曰約謂共為契約左將軍奉世呂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師古曰城郭者謂西郭而居者議者呂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奴鄯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呂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呂為比罪則鄯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

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

節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奉世

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難謀除國難也信讀曰伸威功白著為世使表師古曰白著謂顯明也表猶首

獨抑厭而不揚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非聖王所已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上已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呂選充

後宮為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

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如淳曰漢注邊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

也奉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遂

立參至大官師古曰遂音千旬反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呂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呂為不可許後呂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呂治

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
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殺趙都師古曰都殺羽人而為掾也殺音
丁活反又音丁外反羽音許羽反案驗
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
不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家上
書陳冤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呂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
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
中二千石師古曰定其
高下之差也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
必謂我私後宮親屬呂野王為比師古曰比例
也音必寐反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
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
也廉繁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呂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繇下
第而用譚師古曰繇
讀與由同越次避嫌不用野王呂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
曰人皆曰女寵貴我兄弟獨曰賤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
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呂秩出為上郡太

守如淳曰曰鴻
臚秩為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
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呂慮化師古曰圖
謀慮思也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
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呂王舅出呂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
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呂故二千石使行河隄
因拜為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
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用薦
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
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
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
讀曰風賜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
也音頻面反持虎符出界歸
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
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如淳曰謁者自白得
告也律吏二千石呂
不分別予賜如淳曰予予告
也賜賜告也今有司呂為予告得歸賜

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
在所者使道之官無辭

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夫三最予告令也師古曰在官連

有三最則得予告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

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傳

曰賞疑從予所詔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罰疑從去所詔慎

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廢棄

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詔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

之重不宜去郡將詔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

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

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

座嗣爵師古曰座首才戈反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遠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

廉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茂材為美

湯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

十餘卒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立字聖卿通春秋已父

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詔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

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

恩貸師古曰貸音吐戴反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

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

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後遷為東海太

守下溼病痺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立病痺也痺音必寐反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

五郡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所居有迹年老卒官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

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

也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音荀參昭儀少弟行又救備詔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

幄竟寧中詔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上祭祀之事詔數病徙為寢中郎

師古曰亦渭陵之寢郎也有詔勿事張晏曰不與勞役職事擾之師古曰雖居其官不親職也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

為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在西河病免官復為涇陵寢中郎永始中

遷代郡太守已邊郡道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諫大夫

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已中山王見廢

師古曰見廢謂不得為漢嗣也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已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

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已關內侯食

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已舅宜鄉侯參

為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已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

憚之師古曰王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言萬物

人道亦常隨時不宜獨異君侯已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

並列宜少誦節卑體視有所宗師古曰視讀曰示宗尊也而君侯盛修容貌已威嚴

加之此非所已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參性好禮儀終不改

其恒操頃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

陷已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已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

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

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已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

七人眾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抑密也嗎廉也言宜

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鞠躬謹敬貌履方踐方直之道也鞠音居六反可謂淑人君子然

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師古曰卒終也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

故伯奇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于伯奇後母于伯封兄弟相重孟子宮刑

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申生雉經師古曰國語云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屈原赴

湘師古曰楚辭漁父之篇云屈原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師古曰小弁小雅篇名也太子之傳作焉刺幽

王信讒黜申后而放太子宜咎也離騷經屈原所作也離遭也騷憂也遭憂而作辭并音盤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師古曰即

也隕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馮川中鳳也
氏肅而南中

漢書七十九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漢書八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欽衛婕妤
生楚孝王躡師古曰躡音敖公孫婕妤生東平思王宇戎婕妤生中山哀王
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
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曰艾讀曰又又創也迺更選後
宮無子而謹慎者迺立長陵王婕妤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
御見唯張婕妤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
之太子寬仁喜儒術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上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
欲立張婕妤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師古曰倚音於起反
及即位而許后已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久之上曰

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
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已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
崩元帝卽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捷仔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
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淮陽博等每來謁見其母輒受王賜後王上
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畱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
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懈反願王爲償
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自稱其母也解讀曰懈
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王迺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
還書謝師古曰還書報書爲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
見足爲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柰何恬然師古曰恬然安靜貌也恬音大兼反不
求人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
事實人爲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

與博共爲王求朝王卽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
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附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
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
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
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駟先生問曰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
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微無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師古曰瀕又音賓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得此二人而
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已此赴助漢急無財幣已通顯之趙
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師古曰勞謂問遺之音來到反復使人願
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師古曰尚女者王欲取博女已自配也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
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己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已朱顏師古曰還猶回也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

呂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凡是書籍皆有之願知大王所

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如淳曰上與王也報博書曰子高迺幸左顧存恤

發心惻隱師古曰左顧猶言枉顧也顯至誠納呂嘉謀語呂至事師古曰呂至極之事故與我雖亦不

敏敢不諭意師古曰諭曉也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壻京

房呂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

排謀不得用數為博道之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

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呂為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

求朝許呂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師古曰志在成功不惜財費也昔禹

治鴻水百姓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

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

死者且半鴻水大害殆不過此師古曰謂堯時水災不大於今大王緒欲救世師古曰緒業也一日始為

將比功德何可呂忽師古曰言比功德於古帝王也忽怠忘也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

為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謂京房也道術也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

後奏之上必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

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為嗣趙王如意幾代惠帝也

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報博書曰迺者

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慤然不知所出師古曰慤痛也不知所出也慤音才感反子高素

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師古曰顏顏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皆孔子弟子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臧武者魯大夫臧武仲也名

子貢之辯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言語宰我子貢卞莊子之勇師古曰卞莊子古之勇士兼

此四者世之所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廢反既開端緒願卒成之師古曰卒終也求朝義事也

柰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呂成事師古曰須待也王呂金五百斤

子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

兄弟誑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

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

紇論語稱子曰若臧武仲之智故王引之為言也

師古曰鮮少也音先廢反

師古曰卞莊子古之勇士

師古曰須待也

師古曰卒終也

師古曰說讀曰悅

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

呂譎惑王師古曰譎古諂字也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

呂好言舉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師古曰惻痛也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

自博師古曰祥善也自從也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

諫大夫駿申諭朕意師古曰申謂約束也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師古曰大雅小

明之詩也與偕也言人能安靜而恭守其位偕於正直則明神聽之用錫福善王其勉之駿諭指曰師古曰重書之外天子又有指意并令駿曉告

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呂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師古曰考成也壹德謂不

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室輔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言立而作周家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如淳曰

於朝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聞博邪言安而受之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

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

廣陵王策曰無適古入毋作匪德也經術之義不得內交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師古曰竟讀曰境天子普覆德布

未有但已者也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言舊制如此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

憐至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

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大群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

自今呂來王毋復呂博等累心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務與眾棄之春秋之義大

能變改師古曰呂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師古曰此大過初六爻辭也茅者潔白之物取其自然故用藉致享於神

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已呂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

慎戒惟思所已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師古曰塞猶補也稱副也如此則長有

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師古曰過無善狀

惡暴列師古曰暴謂章顯也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

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師古曰悉盡也

頓首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呂

淮陽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

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己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續嗣孟康曰續音引師古曰音弋善反王莽時絕

楚孝王躡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閔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師古曰離亦遭也夫子所痛曰蔑之命

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曰夫子孔子也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曰曷執其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

勗哉師古曰純大也一曰善也茂美也勗勉厲也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商書盤庚之辭也言褒賞有德曰明其善行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師古曰從王入朝也其呂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

其子勳為廣戚侯明年躡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是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絕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勳薨諡曰煬侯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呂嬰為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呂為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師古曰言其舊已繼平帝後當正統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師古曰與姦猶交通上已至親貫弗罪傅相連坐師古曰頻坐王獲罪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

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張晏曰宣帝陵也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

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呂致孝

師古曰驕字或作僑並音鉅昭反

道制節謹度呂翼天子師古曰翼佐也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

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憚焉

為王懼之師古曰醫痛也音千感反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

福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先祖之道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師古曰言其年

忽於道德師古曰忽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未納師古曰謂漸染其惡人而移其性未受忠言也故臨遣

太中大夫子蟜諭王朕意師古曰親臨遣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

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有失行許呂自新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呂璽書賜

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師古曰言母子不和

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

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呂年齒

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師古曰驚不自它於太后辭也師古曰言不自同

人它呂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

中矣師古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故引之也王太后明察

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

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

一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以備行而即棄之耳夫呂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

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呂貫之師古曰貫貫猶緩後宜不敢

謝死罪願洒心自改師古曰洒音先弟反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

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師古曰耆音先弟反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

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

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呂少所聞見自今呂來非五經

之正術敢呂游獵非禮道王者輒呂名聞師古曰道讀曰導宇立二十年元

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呂為

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呂為

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謂立其議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

為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持服恐無處所如淳曰言不從

道莫如昌邑王也我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比至下宇凡三哭張晏曰下下棺

也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下音胡稼反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臆故親幸後疏遠服

曰胸音劬臆音奴溝反又音奴舉反數歎息呼天宇聞斥胸臆為家人子師古曰黜其秩位埽除永

巷數笞擊之胸臆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臆有

詔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音抗甫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益

聞仁已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師古曰闕謂過失也有司請廢朕不忍

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

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曰奸吏師古曰奸音干朕甚嘉焉傳不云乎

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後年來朝上疏

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曰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

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已防

危失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

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師古曰物亦鬼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

之初謀臣竒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不予不

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

者旦夕誦誦足已正身虞意師古曰虞與娛同也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

恐泥皆不足已留意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呂君子不為也泥為陷滯不通也音乃細反諸益於

經術者不愛於王師古曰愛惜也於王無所惜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

年薨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家在無益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家上松柏皆西靡也子煬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

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

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蘇林曰於宮中

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晴反建平二年息夫躬孫寵等共

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
獄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詛祝上如淳曰傳恭平姓字為雲求為天
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
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葉市
立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師古曰改其所為也白太皇太后
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開明立三
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為東平王奉開明後王莽
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
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呂幼少未之國
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傳昭儀生定陶共王康師古曰共讀曰恭

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陽王八年徙定

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即為帝所愛長多材藝習知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又

幸幾代皇后太子師古曰幾音鉅衣反語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

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為皇

太子上呂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

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

為共皇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為廟京師列昭穆之大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

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云如淳曰不復為定陶王立後者哀帝自呂已為後故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為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

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呂為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師古曰謂元死呂弟代立非父

子相繼故言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帝呂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

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用哀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為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呂尉其意三十年薨子衍嗣師古曰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後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為箕子未諱衍也今此傳云子衍嗣蓋史家追書之也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衍入即位是為平帝太皇太后呂帝為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為天子也徧即古遍字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類善也言貪惡之人不可習近則敗善也古今一也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漢書八十一

漢書八十一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漢書八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師古曰承音證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呂

供資用師古曰庸作言賣功庸為人作役而受顧也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

鼎來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耳字呂表德豈人之所自稱乎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匡說詩解人頤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也衡射策甲科已不應令除為

太常掌故師古曰投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條也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今不應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已止為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

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

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

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

及古制

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師古曰言凡外屬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
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師古曰言凡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

興說高曰將軍師古曰言善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眾庶論議令問
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師古曰言善彼誠有所聞也師古曰言其將軍

之莫府海內莫不叩望師古曰言善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
情師古曰言高輕忽不自知師古曰言善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

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言善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
毛在內也今人則曰背毛為裘而棄師古曰言善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師古曰言善求賢為務

傳曰師古曰言善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師古曰言善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
食或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師古曰言善無階朝
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言善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欵然

歸仁師古曰誠謂實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師古曰所有

曰此顯示眾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

曰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曰政治得

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

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師古曰言善比年大

赦師古曰言善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

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月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

保民者陳之曰德義示之曰好惡師古曰言善民莫遺其親示之曰好惡而民知禁故衡引曰

言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

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師古曰言善綱紀失序疏者

踰內師古曰言善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幸師古曰言善曰身

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言善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師古曰言善

師古曰言善

一赦也錯置也音千故反臣愚臣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臣禮讓為國乎

何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能臣禮讓治國則其事甚易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

禮恭讓則民不爭師古曰循順也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

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已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

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

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

此其本也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

好陷人於罪師古曰伎堅也謂酷害之心堅也伎音之鼓反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

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師古曰非其天性自惡由上失於教化耳臣竊

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師古曰篤厚也

謂樂得叔女已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也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師古曰詩鄭風大叔于田之篇曰禮

汝禮揚肉袒也暴虎空手已搏之也公鄭莊公也將請也叔莊公之弟太叔也狂伙也汝亦太叔也言曰莊公好勇之故太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快為之恐傷汝也

禮音但楊音錫字並從衣將音千羊反鈕音女九反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

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晉安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

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鷲羽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師古曰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

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它人是愉故其俗皆吝而積財也畜讀曰蓄太王躬仁邠國貴怨師古曰太

殺人之父而居之予不忍也乃與其私屬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

古公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邠州是其地也言化太王之仁改其俗皆貴誠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

已師古曰上謂崇尚也今之偽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

說之也師古曰言非家家皆到人人勸說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

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

是已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壽考且寧已保我後生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王則壽考且安已此全守我

子孫也此成湯所已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應劭曰鬼方遠方也今長

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已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
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
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稜有已相盪李奇曰稜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稜謂陰陽氣相浸漸已
成災祥者也音子鳩反善惡有已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
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師古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晦謂日蝕也師古曰晦與暗同水旱之災
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
多民所共者大師古曰共讀曰供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
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
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
欣欣人自己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
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
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師古曰昭亦明也覽六藝之意察上

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已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師古曰匡正也
易變也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
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師古曰說讀曰悅遷衡為光
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
見人人自己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
子師古曰寵踰也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
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
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已養其心休烈盛
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是已上天歆享
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
下臨其朝廷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
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

功師古曰不大也不字或作本言修其本業而顯揚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師古曰更改也所更或

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音扶日反是已羣下更相是非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吏民無所

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願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願

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已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

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

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已贊天地之化師古曰贊明也治性之道必審已之

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師古曰強勉也音其兩反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

見者戒於雍蔽師古曰雍讀曰雍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

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讀曰沈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

已之所當戒而齊之已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

周而望進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唯陛下戒所已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

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師古曰關雎美后妃也本冠婚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本也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

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師古曰梱與闔同謂門楹也音苦本反故

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嫡其下並同禮之於內也卑不踰

尊新不先故師古曰踰與踰同所已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

子冠乎作禮之用師古曰作主階也醴甘酒也貴於衆酒衆子不得與列所已貴正體而

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

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得其序則

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師古曰如若也則佞巧之姦因

時而動已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已私恩害公義

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已四方克定

厥家師古曰周頌栢之詩也言欲治四方者先當能定其家從內及外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象也衡爲少

五

傳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曰對師古曰傳讀曰附附也言多法

義上曰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

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

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

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師古曰慎終慎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

也論語稱孔子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故衡引之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天性已自然矣又當加意

詩云兢兢在疚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也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

平也蓋所曰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師古曰就成也臣又聞之師曰妃

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師古曰遂成也孔子論詩曰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也后夫

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曰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師古曰侔等也故

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也窈窕幽閒也仇匹也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

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服虔曰不見色於容儀也師古曰介繫也言不曰情欲繫心而著於容儀者宴私之意不

形乎動靜師古曰形見也夫然後可曰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

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

得失盛衰之效曰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師古曰無德之人雖有技

能則斥遠之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師古曰樂音五教反臣衡材駑無曰

輔相善義宣揚德音師古曰相助也臣聞六經者聖人所曰統天地之心著

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使不悖於其本性者

也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

而育此承承不易之道也師古曰易變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

其意師古曰究盡也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

有節文曰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

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師古曰嚴讀曰儼嘉惠和說饗下之顏

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饗宴饗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

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曰臨其民是曰其民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則法也象似也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諸侯正

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曰視之師古曰昭明也穆穆示又觀

曰禮樂饗醴迺歸師古曰醴亦視也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

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曰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

下留神動靜之節師古曰得望盛德休光師古曰休美也曰立基楨天下幸

甚上敬納其言師古曰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

元帝時中書令石師古曰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

意至成帝初即位衡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

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執

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曰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

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

傾覆之徒師古曰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

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曰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

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

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朕甚閔焉方下有

司問狀師古曰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師古曰

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愆過也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

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師古曰上尊解在薛廣德傳衡起視事上曰新即位

衰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

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曰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校

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師古曰逆取曰篡事發覺衡

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

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文類曰屬臨淮郡鄉本出隄封三千二百頃師古曰提

封舉其封界內之總數南呂閩佰為界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初元元年郡圖誤呂

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蘇林曰平陵佰在閩佰南臨淮郡遂封真

平陵佰呂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廼定國界上計簿更定

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師古曰所親素所親任者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

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

曰賜呂為舉計令郡實之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故從平陵佰以為定實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

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師古曰顧念也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

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呂平陵佰為界不足

故而呂閩佰為界解何師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郡即復呂四百

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

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呂上

師古曰十金呂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呂上一匹呂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呂壹統尊法

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

制專地盜土呂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狼舉郡計亂滅縣界師古曰狼曲也

附下罔上擅呂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

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白師古曰左馮翊縣名也音輦酌禹為兒數

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師古曰至其入之前而觀之喜音許吏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

意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

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

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

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

有師法可試事師古曰試以職事也奏復罷歸故官師古曰復謂不下也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

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已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已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師古曰鄉讀曰嚮而禹與鳳竝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已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已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謂師傅故舊之恩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有毀短之言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已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師古曰侍醫侍天子之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已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廼聽許賜安車駟馬黃

金百斤罷就第已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師古曰殖生也家已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澆灌極膏腴上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師古曰筦亦管字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言性和樂而簡易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侯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師古曰極樂盡其歡樂之情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召延賓者也坐音才卧反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師古曰一豆之肉一卮行酒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服虔曰各自為得宜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置亭處之地為冢塋

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呂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呂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已起居。聞師古曰：謂其食飲寢卧之增損。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呂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讀曰豫。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

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呂明見，迺車駕至禹弟辟左

右。師古曰：辟讀曰闕。親問禹，呂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

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

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仁。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之事。

及天。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呂善應之。與下同其福

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呂經術斷之上雅

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著

服虔曰：露筮易著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著草名，筮者所用也。音式夷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

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諡曰節

節。

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已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微師古曰浸漸也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師古曰各鯉字伯魚先言其字者孔氏自為譜

諱示尊其先也下皆類此鯉生子思伋師古曰伋音級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

弟子襄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已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宣帝時為太中大夫已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

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已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

褒成君如淳曰為帝師故令成就故曰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

長安師古曰名數戶籍也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執常稱爵位泰過何德已堪之

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

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迺弗用已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

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已列侯禮諡曰烈君

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

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

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師古曰不合謂不合天子意也虹沛之縣也音貢自免歸教授成帝

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振贍流民奉使稱

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

事已久次補諸侯太傅光已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

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師古曰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有詔光周

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呂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

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

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

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呂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望天子之旨意也

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呂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師古曰言已繕事書

輒削藁其草呂為章主之過呂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干有所薦

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光嘿不應更答呂它語

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呂經行自著進官蚤成師古曰蚤古早字不結

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師古曰言呂名父之子學宦早成不須黨援也徙

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

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

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

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

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

誰宜為嗣者方進根呂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

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

呂為禮立嗣呂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呂尚書般庚殷之

及王為比師古曰兄終弟及也此音必寐反中山王宜為嗣上呂禮兄弟不相入廟又

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呂議不中意左遷廷尉

師古曰中當也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

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呂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

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師古曰翟方進及何武呂為令犯法者各呂法時律令論

之師古曰此其引令條之文也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明有所訖也師古曰訖止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為

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弃去於法無已解師古曰解免也

請論光議曰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欲懲後

犯法者也師古曰懲創止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

大逆之法而弃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曰為長妻論殺之

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褒後將軍博坐定陵紅

陽侯師古曰廉褒朱博坐與淳于長王立交厚也皆免為庶人曰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

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

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之書贊者書贊辭於策也上暴崩

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

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

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

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

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

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

議曰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

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師古曰復讀曰復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

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師古曰不得依正道頃之太

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

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

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

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曰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

故至今未有所改師古曰舊有不善之事皆未改除臣請歸遷故郡曰銷姦黨應天戒

卒不得遣復為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

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曰子貴宜立尊號曰厚孝道唯師
丹與光持不可蘇林曰執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內迫傅太后倚
違者連歲如淳曰不決事之言也師古曰倚違猶依違耳倚音於奇反丹曰罪免而朱博代為大司空光
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由是
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
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師古曰共音直用反輔朕之不逮曰治
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
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師古曰章明也君前為御史大夫輔
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
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頻也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
流離道路曰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師古曰曠空也姦軌放縱盜賊並起
或攻官寺殺長吏數曰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為師古曰言盜賊

不能為害是曰羣卿大夫咸情哉莫曰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
百僚之任上無曰臣朕之闕下不能緩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
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謬之辭也位非其人是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曰天官私非其材於虜師古曰於讀曰虜
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它過使者奉策書即時步出府乘棧車歸田里光退問
里杜門自守師古曰杜塞也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
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
閱三相師古曰閱猶歷也議者皆曰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
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
光對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
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羞進也
皇大也極中也如貌言視聽思失師古曰如若也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
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眇側匿

孟康曰眇行疾也側匿行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氣也音度歲之朝

遲也師古曰眇音吐了反曰三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

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

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也假至也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

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故災異數見且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且

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傲欺誣者其罰必至詩曰敬

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師古曰周頌敬之篇顯明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之且承受天命甚難又曰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言必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

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師古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

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

納斷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壹之貌介謂一介之人援音爰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

刑罰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

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言既受天命宜正其德言正德且順天也

又曰天棊諶辭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棊輔也諶誠也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

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誠孳孳而已師古曰孳孳不息也孳音茲俗之所

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師古曰祈求福也禳除禍也較然甚明無可

疑惑師古曰較明貌也音角書奏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

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且朽

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師古曰卒終也幸免罪誅全係首領今

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載師古曰

老也讀與耄同今書本有作載字者俗寫誤也誠恐一旦顛仆無且報稱師古曰稱副也竊見國家故事尚

書且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踔高遠也音竹角反尚書僕射敞

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且舉故為東平太守敞

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師古曰王嘉也御史大夫

賈延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復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廼知光
前免非其罪呂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傳嘉曰前為侍中毀譖仁
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師古曰艾讀曰又嘉傾覆巧偽挾姦呂罔
上崇黨呂蔽朝傷善呂肆意師古曰肆極也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解在車千秋傳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
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呂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
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
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曰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
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呂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文書之藁草也風讀曰諷次下亦同
匡皆莫不誅傷師古曰匡音崖皆音漬匡又音五懈反皆又音仕懈反解具在村欽傳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
所出上書乞骸骨莽曰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
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師古曰省視也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
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
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
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師古曰道讀曰導今年耆有疾
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呂闕焉師古曰艾讀曰又書曰無遺耆老師古曰周不遺老成之人也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
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黃門令為
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食具有十七種物然後歸
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光凡為御史大
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
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
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師古曰幾讀曰

冀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葬
白太后使九卿策贈曰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
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
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曰乘輿輜輶及副
各一乘師古曰輜輶車及副各一乘也輜輶解且在霍光傳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
兩道路皆舉音曰過喪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舉音哭須過迺止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
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諡曰簡烈侯初光曰丞相封後益
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弟子放
嗣莽篡位後曰光兄子永為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
人始光父霸曰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
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曰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
焉故霸還長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

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
更封為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曰射策甲科為郎遷楚長
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潔遷廷尉平青州刺
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為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
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為太師薨宮復代光為太師兼司徒官初宮
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諡及元始中王莽發傅
太后陵徙歸定陶曰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內
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曰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
扶德侯上書言前曰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諡曰婦人曰夫爵
尊為號諡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
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違辟讀曰僻曰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

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師古曰洒音先禮反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

四輔出備三公爵為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

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

皆曰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

無曰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

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曰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孟康曰曰宮上書不文過為信不奪其爵

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曰侯就弟王莽

篡位曰宮為太子師卒官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曰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

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曰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

孟康曰方領逢掖之衣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釀及薦藉道其寬博重厚也醞音於問反藉音才夜反然皆持

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曰古人之迹見繩身能勝其任乎如淳曰迹謂既明且

哲也繩謂抨彈之也師古曰古人之迹謂直道曰事人也烏何也抨音普耕反

反古

魏川也鳳蘭氏書南市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漢書八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

師古曰蠡音禮

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曰

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為太子

中庶子曰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曰分異母諸弟身無

所受居喪哀慼於是大臣薦商行可曰厲羣臣義足曰厚風俗宜

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將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元帝時至右將軍光

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

師古曰共讀曰恭幾音鉅依反

商為外戚重臣

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

師古曰佑助也

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

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

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

百姓奔走相蹂躪

師古曰蹂踐也躪躪也蹂音人九反躪音蘭

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

公卿議大將軍鳳呂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

城呂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

冒城郭師古曰冒蒙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

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師古曰訛偽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上迺

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

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

尊任之為人多質有威重師古曰多質言不為文飾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

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丞相商坐未央廷

中單于前拜謁商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廷中過也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

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

楊彤為琅邪太守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

如淳曰部屬猶差次差次其屬令治之鳳曰曉商師古曰告語也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為彤素善吏

宜呂為後師古曰且勿按問也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呂是怨商

不足呂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

呂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呂病對不入及商呂閨門事見考

自知為鳳所中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反惶怖更欲內女為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

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

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文穎曰令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師古曰文說是也下音胡稼反左將軍丹等問

匡師古曰史丹也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師古曰意欲所行必果之

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人罪師古曰票疾也微謂私求之也票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欲呂立威天

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通及女弟淫亂師古曰傅謂傅婢也

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章下有司商私怨對師古曰對音直類反商

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呂示丹丹惡其父子

乖迂師古曰迂逆也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呂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

不親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

呂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詭

也執左道師古曰左道僻左之道謂不正亂政師古曰左道僻誣罔諄大臣節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故應是而日

蝕周書曰呂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誣罔諄大臣節也音布內反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蘇林曰日

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昧折去右肱之臣用無處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三爻辭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

繼介怨恨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憂師古曰卒終也愁古惕字今

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自宣帝至成帝凡三主身位三公宗族為列侯

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

亂殺人怨對之端宜窮意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

欲有秦國即求好女呂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

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

興幾遭呂霍之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呂內女其姦

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呂為即得雒陽劇孟

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貨鉅萬計私奴呂千數非特劇

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師古曰訐告斥

其罪也音居謁反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

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

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餗鼎實也謂所亨之物也渥厚也言鼎折其足則覆喪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呂厚刑臣愚呂為聖主富於

春秋即位呂來未有懲姦之威加呂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

討不忠呂遏未然師古曰遏止也未然謂未有其事恐將然也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

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

師不遵法度呂翼國家師古曰翼助也而回辟下媚呂進其私師古曰回袞也辟讀曰僻執左

道呂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

前漢八十二

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弗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呂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呂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歿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畱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顯權蔽主鳳竟曰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誅不附己者樂昌侯

安見被呂罪自殺國除

師古曰被加也音反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師古曰倚音於綺反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三子高曾玄皆呂外屬舊恩封曾為將陵侯玄平臺侯高侍中貴幸呂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弟薨諡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時丹呂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呂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畱好音樂孟康曰畱意於音樂或置鞀鼓殿

下師古曰鼗本騎上之鼓音步迷反天子自臨軒檻上噴銅丸師古曰檻軒闌版也噴下也擿投也噴音類擿

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音持旄反一曰擿也音丁歷反隨音丁回反聲中嚴鼓之節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晉灼曰疾擊之鼓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後宮及左右

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師古曰敏速疾也溫厚也溫故厚蓄故事也皇太子是也若廼器人

於絲竹鼓鼗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

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遊學相長大師古曰同處同養已至於壯大上望見太

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

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曰責謂丹師古曰謂者告語也丹免冠謝

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臣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

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音之欲反罪迺在臣當死上曰為然意迺解

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

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數問

尚書曰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

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丹曰親密臣得侍視

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青蒲自非

涕泣言曰皇太子曰適長立積十餘年師古曰適讀曰見定陶王雅素愛

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曰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

曰下必曰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曰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

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

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

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焉也丹即却頓首曰愚

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却退也離青蒲上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師古曰寢

也離青蒲上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

漸也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亡也還讀曰旋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師古曰道讀曰導丹噓唏而起師古曰噓音虛

既反太子由是遂為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為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

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曰忠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

東海郟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如淳曰聚字喻反聚邑居也丹為人足知愷弟愛人師古曰愷

樂也弟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貌若儻蕩不備師古曰儻蕩踈誕無檢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

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且舊

恩數見褒賞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賞賜累千金僮奴且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

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

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師古曰言病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且官

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

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且輔不衰丹歸第數月

薨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且丹任並為侍中諸曹親

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

廼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傅喜字稚游河內温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

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且

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

聽莽退眾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如淳曰俱傳太后從父弟也而

女為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且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

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師古曰與讀曰豫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

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

且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

紮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已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

氏賢子曰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

社稷之衛魯曰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亡則魯不昌楚曰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

魏曰無忌折衝師古曰信陵君項曰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

國不曰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師古曰

曰已解在上也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曰閒廉頗師古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相距長平趙

將廉頗固壁不戰秦迺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信之因括為將代廉頗而括軍遂敗數十萬之眾降秦秦皆坑之漢散萬金曰

疏亞父師古曰事在陳平傳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晉灼曰用喜於陛下有光明而傅氏之廢復得興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

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

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曰感動喜喜終不順後

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

大臣遂其姦心師古曰遂成也申也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傅太后

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

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圯族應劭曰放棄教令毀其族類虧損德化罪惡雖在

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

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

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反

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曰故斥逐就國

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曰喻有節操之人也其還喜長

安曰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

懼後復遣就國曰壽終莽賜諡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師古曰史不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師古曰三王謂王莽得子名也皆

疾及商鳳三家也

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師古曰言無善人也陽平之王多

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執尤盛曠貴最久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然至居非其位是為曠官故云曠貴

於莽亦已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已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

相繼高已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師古曰

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

貞之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故贊引之呂喻丹也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周之賞哀

平際會禍福速哉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漢書八十二

漢書八十二

辭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漢書八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辭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師古曰贛音貢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史後已

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師古曰斗食者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琅邪太

守趙貢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見宣甚說其能師古曰說讀曰悅從宣歷行屬縣師古

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

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師古曰趙貢察舉宣故得遷也樂音洛浪音郎幽州刺史舉茂材為宛句

令師古曰樂浪屬幽州故為刺史所舉也宛音於元反句音劬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

有名已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

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

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稱文王之德曰至于日中允執聖道

刑罰惟中師古曰允信也中音竹仲反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師古曰疑謂不通也是臣下未

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

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

舉錯各已其意多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至開私門聽讒佞

已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師古曰言郡縣相迫促亦

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

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師古曰勞音郎到夫人道不

通則陰陽否隔師古曰否閉也音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

失德乾餱已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

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師古曰申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

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

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舉也白繇是知名師古曰繇出為

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師古曰廢亂者上徙宣為

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

始高陵令陽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

案不能竟師古曰雖每案驗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

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

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師古曰牒書謂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

已為疑於主守盜孟康曰法有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

相暴章師古曰依當時律條故密已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

眉於後師古曰伸眉言無憂也且令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

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

令游自己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

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已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

曰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謂考問使知清白也宣恐其距諱即欲驗治之

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至開私門聽讒佞

師古曰勞音郎到夫人道不

師古曰稱舉也白繇是知名

非法師古曰言歛取錢財已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師古曰賈讀曰價證驗師古曰賈呂

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師古曰游本因薦舉得官而身又是儒者故云然故使掾

平鐫令如淳曰平鐫激切使之自知過也音灼曰王常為光武鐫說其將帥此為徐曰微言鐫鑿遣之也師古曰平掾之名鐫謂琢鑿也鐫音子全反孔子曰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荅冉有季路之言也列次也言自審已之力用而就官次不能則退令詳思之方調

守師古曰言欲選人且代游守令職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

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

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師古曰辟讀曰僻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

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宜即令奏賞與恭換縣師古曰時令條有材不稱職得改之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宜因移書勞免之曰昔孟

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師古曰孟公綽魯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言為滕薛大夫言器能各有所施也趙魏晉之卿族老謂家之長相也滕薛小國諸侯也故或曰德顯或曰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憫也蘇林曰無

同也兼也音灼曰無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為能體備之

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

願勉所職卒功業師古曰卒終也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

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

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為吏賞罰明

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師古曰愛人而安利也池陽令

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

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

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

知殺身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曰府決曹掾書立之柩曰

顯其魂師古曰此職追贈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師古曰

人道尚通日至吏曰令休所繇來久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曹雖有公職事家

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关相樂應劭曰壹天

師古曰自言端拱無為而受縣之成功

師古曰卒終也

師古曰

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

師古曰

相樂也晉灼曰書篆形壹关字象壹矢因曰壹矢此說非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壹关謂一為歡关耳关古笑字也

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

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師古曰有智思也音先寺反

省吏職求其便安師古曰省視也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

師古曰利便也省減也便於用而減於費也省音所領反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為少府共張職辦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

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師古曰工官也曠空也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

官人師古曰虞書臯陶謨之辭也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也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

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已充其缺得

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敦王功

不興師古曰墮毀也敦壞也墮音火規反敦音丁固反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

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子轂轂之下不吐

剛茹柔師古曰大雅蒸人之詩云惟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言其平正也茹食也音人庶反舉錯時當師古曰言其合時而出當理也當音丁浪反

守臨淮陳畱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眾職修理

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

文穎曰減三輔之賊什九也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已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左內史之地故云然

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所宣考績功課簡

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一曰明也兩府丞相御史府也不敢過稱已奸欺誣之臯師古曰過稱謂踰其實而妄稱與之也奸犯也

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

足已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之詩美在位皆節儉

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履行清絜減退膳食率從公道也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

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

神考察上然之遂已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

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為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吏亦

有能名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辭侯故

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
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
克上迺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呂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
帥鄭躬師古曰渠大也降者數千人迺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歛
呂趨辦師古曰不成太后宣帝王皇后也趨讀曰趨言苟取辦其後上聞之呂過丞相御史遂册免
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其有此行也
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師古曰比頻也登成也年穀不成百姓飢饉
流離道路疾疫死者呂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
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
之數呂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鬲絕幾不為郡師古曰鬲與隔同幾音鉅依反
輔賦歛無度酷吏並緣為姦師古曰並音步浪反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
得事實之意九卿呂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

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千反繇讀與由同有司法君領職解媢師古曰法謂據法言劾也解讀曰懈媢與慢同開謾欺之路
傷薄風化無呂帥示四方不忍致君子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
罷歸初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
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
法練國制度師古曰練猶熟也言其詳熟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
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
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修明至南陽太
守修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修居官
宣為丞相時修為臨菑令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死修去官持
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師古曰駁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修遂
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
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呂不忠孝免不宜

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賅客楊明欲令
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師古曰創謂傷之也音初良反其下並同會司隸缺況恐咸為之遂令明

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眾等奏況朝

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救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呂

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

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

道人眾中欲呂為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師古曰隔與同杜塞也桀黠無所畏忌

萬眾謹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

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無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橫木君畜產且猶敬之春

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

師古曰浸近也言傷戮大臣有所逼近也浸字或作侵侵犯也其義兩通長音竹兩反使人行傷人者為意皆大不敬明當呂重論及況皆弃市廷尉直呂為律曰鬪

呂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呂詆欺

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傳曰遇人不呂義而見痕者與瘠人之罪鈞惡不直

也應劭曰呂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痕瘠遇人不呂義為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同也師古曰痕音後瘠音鮪咸厚善修而數

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師古曰言咸為修而毀宣是不誼而不直況呂故傷咸計謀已定

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師古曰趣讀曰促非呂恐咸為司隸故造謀也

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各不正則

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錯置也音干故反今呂

況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師古曰原謂尋其本也

原況呂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師古曰輯與集同集也

合也師古曰呂其身受賂也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師古曰呂其身受賂也

賊傷人不直師古曰呂其身受賂也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師古曰呂其身受賂也

同謀之人皆從此科

上曰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呂中丞議是自將軍呂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音尤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為生之具也解在平紀觀視園菜終不問惠曰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師古曰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宣笑曰吏道曰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眾人傳稱曰宣言為然初宣後封為侯時妻死而敬武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為安漢公主又

出言非莽而況與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况發揚其罪使

使者曰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

室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且嫂何與取妹披袂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為嫂披發也

挾挑也與讀曰豫豫干也言此事不干於嫂也挾音一穴反挑音宅相反使者迫守主師古曰守而逼之遂飲藥死况梟首於

市曰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年捕搏

敢行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師古曰伉健也音日浪反隨從士大夫

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呂公

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曰太常掾察廉

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所部職辦

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閒步

至廷尉中師古曰去吏白解職也閒步謂步行而伺聞僚呂去候伺咸事咸掠治困薦博詐得為醫

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師古曰

曰謂被掠答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曰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成帝

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

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巨高弟入為長安令

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及為刺史行

部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畱此縣

錄見諸自言者事畢迺發欲曰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師古曰趣讀門

促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

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師古曰丞尉職舉皆黃綬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

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治所刺史所止理事處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

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

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

博殺此吏州郡良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

齊部舒緩養名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大巨養各聲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

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職博奮髯抵几曰師古曰髯頰毛也抵擊也音紙觀齊兒

欲曰此為俗邪迺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

教置之師古曰皆新補置巨代移病者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

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緩博出教主簿師古曰

吉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迺止又敕功曹官屬多

褻衣大襜師古曰紹音紹謂大袴也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

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

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巨從事耳亡

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師古曰言不能用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

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師古曰言不能用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

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
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呂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縣有劇賊及

它非常博輒移書呂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

罰輒行師古曰稱副也呂是豪強慙服師古曰慙音之涉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

中皆不得師古曰於縣廷之中報仇殺人而其賊亡捕不得也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

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博

迺見丞掾曰呂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

師古曰與讀皆曰豫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師古曰隱度其言口授之占音之贍反府告姑幕令丞

言賊發不得有書師古曰言已得縣之文書如此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

律令師古曰游徼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間

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閱詣府師古曰伐功勞也閱所經

歷也部掾呂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師古曰部掾所部之掾也其操持下皆此類也呂

高弟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

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仁愛而不能便利於人然亦縱舍時有

大貸師古曰縱放也舍置也貸謂寬假於下也音吐戴反下吏呂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師古曰姓尚方各禁

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

知呂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師古曰瘢創痕也音盤痕音胡恩反博辟左右問禁師古曰辟讀曰

關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師古曰言其得被斫之情形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

固時有是師古曰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馮翊欲洒卿恥技拭用禁師古曰技拭摩也洒音能

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師古曰言盡死力也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

宜輒記言師古曰不令泄技之言而外有便宜之事為書記呂言於博因親信之呂為耳目禁晨夜發起

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

閣數責呂禁等事與筆札便自記積受取一錢呂上無得有所匿

師古曰積累前後受取之事欺謾半言斷頭矣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

後受取之事

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呂實迺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
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師古曰蹉音千何反博遂成就

之師古曰言進達也遷為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為太守先是南蠻若

兒數為寇盜師古曰若兒其豪長之名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師古曰間音居覓反郡

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

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

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眾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

呂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聽也剽音頻妙反三尺律令人事出其

中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

呂問廷尉得諸君覆意之如淳曰但欲用意覆之不近法律事故也師古曰覆音芳日反正監呂為博苟強

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

十中八九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

到輒出奇譎如此呂明示下為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

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

呂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

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

司馬呂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

言古者民樸事約師古曰立此議而奏之也約少也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

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音扶問反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

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呂久廢而不治也宜

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呂考功效其後上呂問師安

昌侯張禹禹呂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

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

軍官呂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前漢八十三

呂備三公官焉議者多呂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師古曰史言此者著御史大夫之職當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錄時務師古曰錄讀與由同高皇帝呂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呂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呂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權輕非所呂重國政也臣愚呂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呂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哀帝從之迺更

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呂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呂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一牧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所呂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呂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呂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師古曰溥與普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呂高弟補其中材則苟自

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師古曰陵夷漸廢替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奏可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
 不過三椀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
 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劔已帶之
 其趨事待士如是博曰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
 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博喜為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
 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博亦太后從弟譚諛欲順指會博新
 徵用為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曰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師古曰繇讀與
 博代為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
 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為
 庶人曰博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
 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博太后

怨博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師古曰風讀曰風博受詔與
 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師古曰得無猶言無乃也博曰已許孔
 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
 博惡獨斥奏喜曰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師古曰汜音凡
 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
 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博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
 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
 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曰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
 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
 事更三赦師古曰詔已罷官事又經三赦也更音工衛反博執左道虧損上恩曰結信貴戚肯君
 鄉臣師古曰鄉讀曰嚮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玄知
 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曼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

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
博士議郎議右將軍矯望等四十四人師古曰矯音矯呂為如宣等言可許
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呂為春秋之義姦呂事君常刑不舍師古曰舍置也
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顯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
父呂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師古曰僑如叔孫宜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宜伯通於成
公之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曰魯之有季
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
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不然歸必畔矣晉人執文子于荅丘事在成十六年今晏放命圯
族干亂朝政要大臣呂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階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
言之章也職主也階者
基之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
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呂御史為丞相
封陽鄉侯玄呂少府為御史大夫竝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
鍾聲語在五行志
贊曰辭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呂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

及居大位呂苛察失名師古曰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

已亡可言師古曰言其事
行不足可道也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鄧展曰假
音休假借

音呂物
借人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師古曰
更改也復附丁傅稱順孔鄉師古曰稱副也副
其所求而順其意

也稱音
尺孕反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鳩師古曰仰藥謂
仰頭而飲藥也孔子曰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師古曰論語云子疾病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子曰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

乎故贊
引之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漢書八十三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漢書八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

及事

師古曰頓讀曰鈍

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

能所宜

師古曰言從何術藝可自達

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已經

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已給方

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諸儒稱之已

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師古曰宿久也

舊也

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

師古曰常宦學雖在前而名譽不及方進

心害其

能論議不右方進

師古曰毀短也

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

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

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師古曰宗尊也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

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師古曰刺史歲盡輒奏事京師也遷為丞相司

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已贖

論師古曰當祭秦時時行事有闕失罪合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師古曰言此者冀尚書忘已之事不奏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

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師古曰解讀曰懈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又暴揚尚

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師古曰既又言遲疾無所在此之二條於法皆為不敬臣謹已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

亡師古曰義渠北地之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長取其母與緞豬連繫都亭下師古曰呂深辱之殺牲豕也音家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

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師古曰無狀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違曲也奏可司隸校尉洵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

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已督察公卿已下為職師古曰督視也今丞相宣請遣掾史已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為士也

甚諄逆順之理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已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迺害於迺國不可

之大者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迺凶于迺國害于厥躬故引之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已下

正國法度議者已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師古曰趣讀曰促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

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

新視事而消勳亦初拜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師古曰倨傲也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

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頤過迺就車師古曰頤待也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綱紀曰尊卑上下之禮為大也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

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起立迺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羣臣宜皆承順聖化呂視四方師古曰視讀曰示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

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師古曰謾讀與慢同易音弋致反而又詘節失度邪調無常師古曰謂古語字也私過幸慶忘見王商而下車是邪語也色厲內荏應劭曰荏屈撓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與言外色莊厲而內懷荏弱故方進引呂為言墮國體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

相免勳時大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呂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

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師古曰從音七容反呂詆欺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後丞相宣呂一不道賊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為不道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呂為方進不呂道德

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師古曰必勝必取勝宜抑絕其原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呂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師古曰逆詐者謂呂許意逆猜人也逆迎也論語曰子不逆詐遂貶勳為昌陵令方進旬歲

閒免兩司隸師古曰旬滿也滿也旬歲猶言滿歲也若十日之一周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

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幸權為姦利者師古曰權專也幸權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方進部

掾史覆案發大姦賊數千萬上呂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欲試呂治民徙

方進為京兆尹博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

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師古曰言當犯逆貴戚而見毀方

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師古曰言當犯逆貴戚而見毀方

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師古曰弛解也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

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

並徵發為姦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免為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

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

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

在方進內行脩飾供養甚篤師古曰飾謹也篤厚也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

服起視事呂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師古曰漢別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呂為常大功十五日小持法刻

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

育逢信孫閔之屬皆京師世家呂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

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呂彈咸等皆罷退之初

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為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為

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

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

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為刺史云師古曰甫始也後方進為京兆尹咸

從南陽太守入為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弟郡守歷

京兆太僕為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師古曰簿謂代閱也簿音主簿之簿及御史大

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

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呂秩二千石五人詰責之咸詰責方進

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為中郎與從事師古曰每有政

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司

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

煌時方進新為丞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

微自解說

師古曰解說猶今言分疏

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

師古曰揣謂探求之音初委反

居亡何

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謂少時

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

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呂求薦舉後為少府數饋遺

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

師古曰辟讀曰僻

而官媚邪臣欲呂微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歟

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

呂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

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自

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微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

師古曰冒貪蔽

也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

呂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

于長有罪上呂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呂金

錢與立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呂皇太后故

蘇林曰託於詔文也

誠不可更有它計

師古曰言不宜遣長就國

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

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

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眾人

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

師古曰與讀曰豫今

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

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

背公死黨之信

師古曰死黨盡死力於朋黨也

欲相攀援死而後已

師古曰援引也已止也援音爰

皆內有

不仁之性而外有隼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

殘賊酷虐苛刻慘毒呂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

師古曰愛利謂仁愛而欲安利人也天

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用不仁之人則禮樂廢壞

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

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
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師古曰沒盡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
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
爵也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魯卿季文子也鷂似鷄而小今謂之土鷂音之然反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
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師古曰冒覆蔽也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
盡死請免博閔咸歸故郡呂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既
廢銅復徙故郡呂憂發疾而死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呂
儒雅緣飭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
人主微指呂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呂能謀議為九
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
長免上呂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
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

子與之師古曰與許也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呂自持方進迺

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呂

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

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如淳曰劉歆及田終術二人皆受學於方

進厚李尋呂為議曹為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

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張晏曰九年之

朧側匿星李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張晏曰元延中崕山崩壅江江水不流山地之

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服虔曰提攝提星也揚眉揚其芒角也矢枉矢也孟康曰

貫攝提中是也張晏曰矢一星貫中者謂正直弧中也

狼奮角弓且張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也狼芒角則盜

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庫二十星在軫南金太白也歷輔湛沒火守舍張晏曰北

旁一小星曰輔沈沒不見則天下之兵銷三十日為守舍謂萬歲之期近慎朝暮師古

日月所經宿舍也一日火守舍熒惑守心師古曰湛讀曰沈

師古曰沈

師古曰沈

師古曰沈

曰萬歲之期謂死也慎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

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

位為具臣已全身難矣

師古曰具謂具位之臣無功德也

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

師古曰言其事重不但斥逐而已也

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

人謂丞相之官屬也

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

師古曰賁姓也麗名也賁音肥言大臣

宜當之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相

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

位於今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君疾疫溺死關門牡開

張晏曰元延年章門函谷門牡自亡

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師古曰黨眾多吏民殘賊毆殺良民

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為隱蔽皆亡忠慮

羣下兇兇更相嫉妒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

便安元元之念閒者郡國穀雖頗孰師古曰閒謂近者君來也百姓不足者尚眾前

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

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

增賦稅城郭墮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

張晏曰一切權時也墮城郭旁地園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為卒取一人所贍

常為之月用二千使人直之謂之過更又牛馬羊頭數

明隨奏許可使議者已為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

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

將何曰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

曰高而不危所已長守貴也師古曰季經之言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

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已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

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

日自殺

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已丞相不起病聞

上祕之遣九卿冊贈已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

柱檻皆衣素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闌版也皆白素衣之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

相故事

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贈棺棺斂具賜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焉

諡曰恭侯

長子宣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為關都尉

南郡太守

師古曰言方進未死之時宜已為此官

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吕父任為郎稍遷

諸曹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著名

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

師古曰行音下更友其下並同

丞相史在傳舍

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

言自若

師古曰自若言如故

須臾義至內謁徑入

師古曰內謁猶今之通名也

立迺走下義既還

大怒陽吕它事召立至吕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

縛立傳送鄧獄

師古曰部分其掾而遣之鄧亦南陽之縣

恢亦吕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

隨後行縣送鄧

師古曰因太守行縣立自隨即送鄧之獄

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

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不收治

載環宛市迺送

師古曰環繞也音下串反

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

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吕問丞相方

進遣吏敕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

也其意昌為入獄當輒死矣

師古曰謂其不知立有所恃挾吕自免脫

後義坐法免起家而

為弘農太守遷河南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為東郡

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迺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

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吕為孺子依託周公

輔成王之義且吕觀望

師古曰言漸試天下人心

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

弱外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

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吕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

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吕

不慙於先帝

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各立

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

師古曰乃汝也

豐年十八勇

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

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吕明兵法徵在京師義迺詐移書吕

重罪傳逮慶師古曰追於是呂九月都試日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斬觀令

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為王薨無子而信子匡

復立為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

將軍呂東平王傳蘇隆為丞相中尉臯丹為御史大夫移檄郡國

言莽鳩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師古曰共郡

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莽聞之大懼迺拜其黨親輕

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

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師古曰况

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兄為奮威將軍師古曰况凡

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曰擊義焉

曰春王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本名宣平門莽更改焉

復呂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遂並為

橫整將軍屯武關師古曰遂姓也並名也遂音祿又音鹿今東郡有遂姓二音並義和

紅休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屯宛大伾後丞丞陽侯甄邯為大將軍

屯霸上師古曰丞陽侯音丞常鄉侯王憚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

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莽

日抱孺子謂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呂

畔師古曰祿父紂子也父讀曰甫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

之斗筭師古曰斗筭自喻材器小也解在公孫劉田傳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

周書作大誥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監淮夷叛周公作大誥莽自比周公故依放其事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

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

不弔天降喪于趙傳丁董應劭曰趙飛燕傳太后丁太后董賢也師古曰不弔言不為天

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冲稚也大思幼稚孺子

應劭曰言呂大道告於諸侯呂下也御事主事也

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冲稚也大思幼稚孺子

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冲稚也大思幼稚孺子

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冲稚也大思幼稚孺子

高承繼漢家無竟 予未遭其明愆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予莽自

之歷服行政事稱也言不遭遇明智之人自輔佐而 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熙嘆辭 予惟往求

朕所濟度奔走師古曰言我當求所呂濟度 呂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

居攝寶龜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威也遺音戈季反 太皇太后呂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師古曰紹承也

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

動眾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師古曰曰者述翟義之言云爾也於

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師古曰誕大也 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

我國有些災使民不安師古曰皆病也言天所召降威遺龜者知國有 是天反復

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復音扶 粵其聞日孟康曰翟義反書上聞日 宗室之雋有

四百人孟康曰諸 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 予敬呂終於此謀繼嗣

圖功師古曰我用此宗室之雋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終成其功 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師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是

為美也 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呂汝于

伐東郡嚴鄉連播臣師古曰連亡也播散也 余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

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余等國君或有言曰禍難既大衆庶

曰烏虜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師古曰無妻無夫之人 予遭天役遺大

解難於予身曰為孺子不身自卹師古曰言天呂漢家役事遺我而今身解其 予

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 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

位呂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師古曰

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平皇帝子師古曰

年師古曰布行也 在繼祿宜且為子知為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

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予明辟師古曰辟君也呂 熙為我孺子之故

予惟趙傳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呂成

師古曰重 師古曰重

師古曰重 師古曰重

師古曰重 師古曰重

師古曰重 師古曰重

師古曰重 師古曰重

三說晉灼曰古厄字服虔曰厄會也謂三隊極厥命師古曰隊墮也極盡也烏虜害其可不

旅力同心戒之哉師古曰善讀曰曷曷何也旅陳也予不敢僭上帝命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天

休於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師古曰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能安受此命今

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師古曰言天道當思助人況更用卜吉可知矣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

之右張晏曰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沙鹿崩王莽曰為元后之祥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右讀曰祐陰精女主聖明之祥李奇曰李親懷元后

配元生成呂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孟康曰民傳祀西王母之應也

神靈之徵師古曰徵證也呂祐我帝室呂安我大宗呂紹我後嗣呂繼我漢

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幸不避戚師古曰其有官國之正統不尊大緒者當速加刑辟不避親戚

夫豈不愛亦惟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人但為帝室不得止是呂廣立王侯並建曾

玄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師古曰屏謂蔽捍其難也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序乖繆

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師古曰混亦同也音胡本反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

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孟康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

學尊中宗高宗之號服虔曰宣帝元帝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呂受

白虎威勝之瑞應劭曰元帝誅滅郅支單于懷輯西域時有獻白虎者所呂威遠勝猛也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師古曰言

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塋師古曰昆侖河所出重塋洛所出皆有圖書故

古識著言肆今享實師古曰肆故也言有其識故今當其實此迺皇天上帝所呂安

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師古曰洪大也烈業也烏虜天用威輔漢始而大大矣

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

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克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天愆勞我成功所孟康曰

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師古曰肆陳也天輔誠辭師古曰

天其累我呂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師古曰

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

言天呂百姓託我我曷敢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也累音力瑞反宮讀曰曷下皆類此

辭則為天所輔

曰言有至誠之

難更呂強大

我國家成

功之所在

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眾眾若有疾苦我曷敢不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勞音來到反予聞孝子善繼人

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

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師古曰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若祖宗迺有

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譬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正君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

其勉助國道明師古曰道由也言當由於明智之事君助國也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

帝命師古曰迪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難人翟義劉信大逆

欲相伐於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迺大為艱難君于國紀是自相謀誅伐其室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晦師古曰嗇夫治田志

天亦惟休於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卜從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其極卜法敢不往從言必從也

率寧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其極卜法敢不往從言必從也

故予大且爾東征命不僭差師古曰言必信之矣卜陳惟若此師古曰

明告里附城師古曰明告者君其出使能明告諭於外也附城云如古附庸也諸將東破陳留菑孟康曰菑故戴國在梁後屬陳

不造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帝哀帝平帝皆無子矣絕輒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

皇帝短命蚤崩師古曰蚤古早字幼嗣孺沖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

任持大宗之重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寄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

念太皇太后惟經藝分析王道離散師古曰惟思也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

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君為天下利王道

粲然基業既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於今迺成道德庶幾於唐虞

功烈比齊於殷周師古曰烈業也今翟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眾欲君

篡位賊害我孺子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

美王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

曰卜兆陳列惟如此

美王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

曰卜兆陳列惟如此

美王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

曰卜兆陳列惟如此

美王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

孝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師古曰鉅大也莽誣雲呼其父曰鉅鼠也後雲竟坐大逆

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師古曰詖佞也音彼義反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

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為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實疾害也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

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字信等與東

平相輔謀反師古曰輔者東平王相之名也執捕械繫欲呂威民先自相被呂反逆大

惡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轉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二子穀鄉

侯章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磔暴於長安都市

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師古曰言人多而聚積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

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師古曰共讀曰恭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予甚嘉之

司馬法不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郁

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戶邑之數別下遣使者持黃金印

赤鞞逆朱輪車即軍中拜授服虔曰鞞即今之綬也師古曰鞞所呂繫印也綬者系也謂逆受之也即就也鞞音弗逆音逆因大

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圍城破之義與劉信奔軍庸

亡孟康曰謂挺身逃亡如奴庸也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輔

聞翟義起自茂陵呂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自

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棨令師古曰棨讀曰師劫略吏民眾十餘

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尉王級為虎

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為折衝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

等正月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疆弩將軍王駿呂

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呂邑弟侍中王奇為揚武將軍

城門將軍趙恢為疆弩將軍中郎將李琴為厭難將軍師古曰琴音所林反復

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迺置酒白虎殿勞

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時州郡擊破

之莽迺并錄呂小大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呂

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及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為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為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宜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師古曰言義未發兵之前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倣儻師古曰倣音土歷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大夫人可歸為弃去宣家者師古曰言歸其本族自絕於翟氏呂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汙池及種嗣至皆同坑呂棘五毒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也而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疆鯢築武軍封呂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呂懲淫慝

師古曰此左傳載楚莊王之辭也鯢鯢大魚為害者也呂此比敵人之勇桀者京高丘也觀謂如闕形也懲創也慝惡也鯢古鯨字音其京反鯢音五奚反觀音工喚反 迺者反虜劉信翟義詩逆作亂於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師古曰芒竹在盤屋南界芒水之曲而多竹林也即中司竹園是地矣芒音亡 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

濮陽結姦無鹽殄滅於圍趙明依阻槐里環隄師古曰槐里縣界其中有環曲之隄而明依之呂自 固霍鴻負倚蓋屋芒竹師古曰負恃也倚音於綺反 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

逆賊之疆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蓋屋凡五所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為武軍封呂為大戮薦樹之棘師古曰薦讀曰荐荐重也聚也 建表木

高丈六尺師古曰表者所呂標明也 書曰反虜逆賊鯢鯢在所長吏常呂秋循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勿令壞敗呂懲淫慝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呂為饒師古曰

曰鴻隙陂名藉其溉灌及魚鼈荏蒲之利呂多財用 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呂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

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

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
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師古曰言田無澆灌不生稂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
豆食者豆為飯也羹芋魁者芋根為羹也飯音扶晚反
飲食音反乎覆陂當復師古曰事之反覆無常言禍兮福所倚誰云者兩黃鵠師古曰託言有神來告之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呂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儒宗
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資育奚益於敵師古曰資謂孟資育
謂夏育皆古之勇士言得之無益不能敵莽也資音奔義不量力懷忠憤發呂隕其宗悲夫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漢書八十四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漢書八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為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師古曰為使而

送之還本國也郅音質為郅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少為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

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即李延壽也一姓繁音蒲何反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為

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

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

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師古曰飭與救同救整也又下

明詔帥舉直言師古曰帥舉謂公卿守相皆令舉也帥字或作師師衆也燕見絀繹呂求咎愆師古曰絀讀曰抽絀

繹者引其端緒也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

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呂承天心師古曰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大中即皇極也解在五行志則庶

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師古曰庶衆也徵證也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師古曰如若也

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師古曰詩小雅白華之篇也幽王惑於褒姒而黜申后故後宮

親屬饒之巨財勿與政事師古曰與巨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師古曰

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師古曰

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師古曰四輔謂

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孟康曰左右謂尚書官也齊栗

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師古曰常伯侍中也伯長也常使長皆使學先王

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戲驕恣之過師古曰則左右肅艾

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

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師古曰簡略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

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巨程能考功實巨定德師古曰無

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寢潤之譖師古曰比周言阿黨親密也寢則抱功修

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李奇曰即就小人日銷

俊艾日隆師古曰艾讀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師古曰虞書舜典

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

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

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

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師古曰呼刑

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

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一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巨親萬

姓師古曰親平刑釋冤巨理民命師古曰務省絲役毋奪民時薄收賦

稅毋殫民財師古曰殫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師古曰

曰古者行役不踰時時謂三月是為一月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師古曰言雖有唐堯之免此疾患

大災民無離上之心師古曰堯遭洪水故云大災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師古曰周書無逸之

辭也懷和也保安也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召謹告人

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

不除經曰饗用五福良用六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饗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五福若所為不善則召六極良罰之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之解已具於前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

其下師古曰此洪範之傳也沴災氣也共讀曰恭御讀曰禦言敬而脩德曰禦災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

所行不享上帝師古曰享當也上帝不豫師古曰豫悅也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

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晉灼曰疏遠也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

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

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

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

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肯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

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師古曰角竟也欲末殺災異滿闕誣天師古曰未殺掃

滅也滿闕謂欺罔也殺音先曷及闕音來直反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溱拔樹折

木師古曰自甲至巳凡六日也溱與臻同臻至也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

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語在五行志是時上初即位謙讓

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師古曰言任用之授

呂權也陰欲自託迺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

患師古曰彌音七六反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師古曰諸晏安也

侯大者迺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執百

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閒雜也互字或作牙言如牙之盤曲犬牙之相入也骨肉大臣有申

伯之忠師古曰申伯周中后之父洞洞屬屬小心畏忌師古曰洞洞驚肅也屬屬專謹也洞音動屬音之欲反無重合

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合莽通安陽上官桀博陸霍禹也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

前漢八十五

此欲呂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瞽說欺天

者也師古曰檻義取檻押之檻猶閉也其字從木瞽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

之明戒聽晦昧之瞽說師古曰舍謂留也晦字與暗同又音一感反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師古曰

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師古曰此則較明貌至其四月

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呂大水著呂震蝕師古曰申重也著明也各有占應相為

表裏百官庶事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師古曰倚音於綺反次下亦同白氣起東方

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

京師道微二者已醜師古曰醜已甚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

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師古曰抗舉也湛讀曰沈駁不周普也

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師古曰更互也

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

永及此為鳳洗前過也 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迺反為福

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師古曰苟得子耳勿論其母之貴賤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

廣求於微賤之間師古曰求當也呂遇天所開右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慰釋皇太后

之憂慍師古曰釋散也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師古曰蕃多也訖止也蕃音扶

元反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

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關策

不及事已師古曰言禍敗既成不可如何也巳語終辭也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

私欲閒離貴后盛妾師古曰閒音居竟反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

此天係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師古曰右讀曰佑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

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師古曰由從也苦勞苦也由至尊聞天意甚

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呂示腹心大臣如淳曰永為鳳言而

言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呂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呂為誠天意

臣無不可矣

臣無不可矣

臣無不可矣

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師古曰從讀曰縱唯陛下省察熟念厚

為宗廟計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為上第焉上皆曰其書示後

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呂責之語在外戚傳永既陰為大

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

筭之材師古曰筭竹器也斗筭喻小而不大也解在公孫劉田傳筭音所交友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

介師古曰雅素也介紹也言非宿素之交又無介紹而進也將軍說其狂言師古曰說讀曰悅擢之皁衣之吏廁

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師古曰食猶受納也膚受謂初入皮膚至骨髓言其深也雖

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愆兄覆育子弟誠無呂加師古曰察明也愆智也昔豫

子吞炭壞形呂奉見異師古曰豫讓也為智伯報讎欲殺趙襄子志人識之故吞炭呂變其聲壞面呂壞其形云智伯國士遇我故也齊客

隕首公門呂報恩施師古曰舍人魏子三收邑人不與孟嘗孟嘗怒之魏子曰假與賢者齊婚王受譏孟嘗出奔魏子所與稟賢者到宮門自到呂明孟

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

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呂自代

上從之呂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

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師古曰召讀曰

亦同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宜在上將久矣呂大將軍在故

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師古曰蚤古早字案親疏序材能

宜在君侯師古曰案古累字累親疏謂積累其次而計之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

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師古曰言萬分之一屬聞呂特進領城門兵師古曰屬近也音之欲反

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

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呂固城門之守收大伯之

讓保謙謙之路師古曰大伯王季之兄也讓不為嗣而適吳越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侯與博

覽者參之師古曰參詳其事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

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為郡吏恐為音所危病滿三

年

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為長史音用從
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
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師古曰擁持也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
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呂居之宜夙夜孳孳師古曰孳孳不
忘也孳與孜同執伊尹
之彊德呂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呂章至公立
信四方師古曰章明也篤行三者迺可呂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師古曰篤厚
也享當也太白
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服虔曰太白出當居天三分之一
已過期言其行遲在戌亥之間尚在
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如淳曰言其行遲象王音也永見音為司
馬呂疏聞親自呂位過故呂太白喻司馬
司馬主兵故也是永
之佞曲從苟合也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
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師古曰湛讀曰沈漸讀曰潛周書洪範曰沈潛剛克言
人性沈密謂潛深者行之呂剛則能堪也故激勸之云
爾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師古曰此承自
知有忤於音故
呂斯言
自救解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

竝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
其路呂享天意音猶不平薦永為護苑使者音薨成都侯商代為
大司馬衛將軍永迺遷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
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師古曰永有所言
今尚書即受之永對曰臣聞王
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
危亡之言輒上聞師古曰如若
也有即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
更用師古曰迭音徒結
反更音工衡反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師古曰凡在
道路行者也晏然
自呂若天有日莫能危師古曰自謂如日在
天而無有能傷危也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
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係其存者也師古曰下繫之
辭也言安必思
危存不忘亡乃
得係其安存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
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眾賢不遠千里輻湊陳
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

之象也

張晏曰夏呂建寅為正萬物在地中色黑今黑龍見同姓象也

龍陽德由小之大

師古曰言因小呂至大

故為王者

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

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

不能處也師古曰處謂斷決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已

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

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呂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

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

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婦人如辭也宗尊也言紂

已言紂用妲己之言自取殄滅非天絕之

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宗尊也言紂

容納逃亡多罪之人親信使用尊而長之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師古曰言紂用妲己之言自取殄滅非天絕之容納逃亡多罪之人親信使用尊而長之

師古曰言紂用妲己之言自取殄滅非天絕之容納逃亡多罪之人親信使用尊而長之

月之詩威亦滅也言火燎方熾寧有能滅之者乎而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

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餽無攸

遂

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也餽與饋同饋食也言婦人之道居中主食遜順而已無所必遂

言婦人不得與事也

師古曰與讀曰豫詩

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師古曰大雅瞻卬之詩懿美也哲智也言幽王呂哲婦為美實

適為梟鴟也婦謂褒姒也梟鴟惡聲之鳥故呂諭焉

師古曰大雅瞻卬之詩懿美也哲智也言幽王呂哲婦為美實

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及班婕妤之家

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

上矣

師古曰上猶加也

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

如淳曰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

廢先帝法

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

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王誅謂王法當誅者

驕其親屬假之

威權從橫亂政

師古曰從音子用及橫音胡孟反

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呂掖庭獄大

為亂阱

師古曰穿地為坑阱呂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阱音材性反

榜箠瘠於炮烙

師古曰瘠痛也炮烙紂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

之呂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

師古曰瘠痛也炮烙紂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

除白罪建治正吏

師古曰反讀曰幡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効治也

多繫無辜掠立迫恐

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

師古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立其罪各

師古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立其罪各

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呂日食再既

孟康曰既盡也

呂昭其辜

師古曰昭明也王者必

先自絕然后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師古曰謂私畜田及

奴婢財物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呂相呼崇聚僨輕無義小

人呂為私客師古曰僨疾也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

隨師古曰挺引也音大鼎反鳥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師古曰言聚散不恒如鳥鳥之集亂服共坐流湏

媠嫚溷殺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師古曰閔免猶也道流道也典門戶奉宿衛

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

呂民為基民呂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呂明王愛養

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師古曰言常畏慎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

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功作之端次改作昌陵及天

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

賦斂徵法如雨師古曰言其多也役百乾谿費疑驪山師古曰疑讀曰擬擬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

廣比於秦始皇靡敝天下師古曰靡散也音式皮反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盱營表晉灼曰盱音吁盱大也

發人家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樞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

降饑饉仍臻師古曰婁古屢字也仍頻也流散冗食餒死於道呂百萬數師古曰冗亦散也餒餓也冗音

人勇反餒音迺賄反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師古曰畜讀曰蓄上下俱匱無

呂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願陛下追觀夏商周

秦所呂失之呂鏡考已行師古曰鏡謂鑒照之考校也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

師古曰言上之所為違於節儉皆與承言同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

遵先祖法度或呂中興或呂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

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

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

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

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師古曰辟讀曰僻厲精致政專

心反道師古曰反猶還也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師古曰除謂除補為官者悉罷北宮

私奴車馬婿出之具師古曰婿亦情字耳情出情游也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

師古曰貳謂重為之也論語稱孔子云顏回不貳過呂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

玉堂之盛寵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

炮格之陷阱誅戮邪佞之臣及左右執左道師古曰闕呂事上者師古曰闕呂塞天下

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師古曰闕厲崇忠直放

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師古曰揀古救呂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

新德既章師古曰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

去就庶幾可復師古曰去就者言去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

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

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

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

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

所依違師古曰每言事輒見答禮師古曰加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

商密師古曰令發去師古曰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者勿

追晉灼曰交道廐去長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為大

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

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永幸得師古曰愚

朽之材為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

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

守絕命隕首身膏草野不足師古曰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

忘之臣師古曰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

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師古曰有官守者

脩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師古曰言不為諫官但郡守耳當畢力

遵職養綏百姓而已師古曰綏安也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

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復

巨屍達誠如淳曰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非曰史魚卒委柩後復汲黯身外思

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師古曰謂論張湯也事見黯傳經曰雖爾身在外迺心無不在

王室師古曰周書康王之語也言諸蕃屏之臣身雖在外其心常當忠篤而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

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闈是臣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

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師古曰蒸衆也為立王者臣統理之方制海

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臣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

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師古曰詩大雅行葦之篇曰敦彼行葦羊牛勿踐履

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度少蕃滋師古曰度衆也中古

物窮奢極欲湛酒荒淫師古曰湛為天所安助也右讀曰佑失道妄行逆天暴

小用事師古曰逃遠也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師古曰悖乖也郵字

泉踊出妖孽並見弗星耀光師古曰弗與字同音步內反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

天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迺眷西顧此

惟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天居於惡不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

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臣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

中季天道有盛衰師古曰中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孟

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迺三七二百一遭无妄之卦運

直百六之災院師古

曰陽九之末季也師古曰標音必遙反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无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无妄卦為義

草字也蕃多也音扶元反與尤同尤過也倅音布內反

師古曰保安也右助也言

師古曰保安也右助也言

師古曰保安也右助也言

師古曰保安也右助也言

曰直師古曰雜謂相參也建始元年呂來二十載李奇曰高祖呂

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李奇曰高祖呂

來至元帝著記災異未塞除也重呂今年正月巳亥朔日有食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二朝之會師古曰歲

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師古曰畜讀曰蓄蓄積聚也因之呂饑饉接之呂不瞻彗

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

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師古曰修德積善尚恐不濟況不隆不積者乎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

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師古曰卒讀曰猝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

家幽閒之處師古曰閒讀曰閑徵舒崔杼之亂師古曰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齊崔杼弑其君光外則為諸

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

憂師古曰內亂則禍在朝暮諸夏則日戒有兵舉兵呂火角為期張晏曰呂熒感芒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

變見於上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萌芽者也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師古曰易輕也音七岐反

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媾黷燕飲師古曰媾狎也黷汙也中黃門後庭

素驕慢不謹嘗臣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

之政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

柔怨恨之心師古曰懷和也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

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

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

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曰膏者所呂潤入肌膚爵祿亦

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師古曰洪範傳之辭詆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

為非厥咎亂臣謀篡師古曰易詆占之辭也詆即妖字耳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

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呂共求師古曰共讀曰供無呂供在上之所求愁悲怨

所呂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傳曰飢而不

吝則凶臣吝齋則吉論語曰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師古曰易屯卦九五爻辭

師古曰洪範傳之辭

師古曰易詆占之辭也詆即妖字耳

師古曰共讀曰供無呂供在上之所求

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

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

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師古曰比頻也時過無宿麥師古曰時過者失時不得種也秋種夏收故云宿麥百姓

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如淳曰欲入就賤穀也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

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師古曰言所潤益於已者當減小之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

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

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師古曰墜如今仰泥屋也音許既反詩云

凡民有喪扶服抹之師古曰部國谷風之詩服音蒲北反抹古救字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

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

造作師古曰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

已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卹孤

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師古曰勞慰勉也二千石謂郡守諸侯相也音來到反敕勸耕桑毋奪農時

已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師古曰綏安也諸夏之亂戾幾可息臣聞

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

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師古曰姿材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

難師古曰省視也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改至誠

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

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

汎為疏達師古曰汎普也音敷劬反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

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

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永所居任職師古曰言所處之官皆稱職為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商薨曲陽侯根

為票騎將軍薦永徵入為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

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卽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呂尉氏樊並反更名永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呂

孝廉為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悔之迺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

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卽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師古曰詳悉也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此棠棣角弓

之詩所為作也師古曰棠棣角弓皆小雅篇名也棠棣美燕兄弟角弓刺不親九族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曰稱弟罪秦伯也周召則不然師古曰言周公召公無私怨也忠呂相輔義呂相匡同已之

親等已之尊不呂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

並為弼疑師古曰分職於陝謂曰陝呂東周公主之自陝呂西召公主之陝卽今陝州縣也音式丹反而說者妄云分鄭是潁川鄭縣繆矣弼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也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師古曰感音胡閭反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

蓋呂此也竊見成都侯呂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

之指為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論師古曰言此之意皆出忠誠彼必和悅無憂乖異也說讀曰悅昔

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師古曰魏文侯廢太子擊立擊弟新封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擊臣趙倉唐進大鴈於文侯應對曰禮文侯感寤廢新而召立擊父子更親也陳平共壹飯之簞而將相加驩師古曰陳平用陸賈說呂五百金為絳侯具食是也共讀曰供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師古曰厭音一葉反

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白奧內唯深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後呂病去郎商為大司馬衛

將軍除鄴主簿呂為腹心舉侍御史哀帝卽位遷為涼州刺史鄴居職寬舒少威嚴數年呂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

太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即傳太后從弟子也傅氏侯者
 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為陽信侯傅太
 后尤與政專權師古曰與讀曰豫元壽元年正月朔上呂皇后父孔鄉侯傅
 晏為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臨
 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方正鄴對曰臣聞禽息
 憂國碎首不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曰頭擊闔腦遇
 和獻寶刑足願之師古曰解在鄒陽傳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
 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呂男雖賤
 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師古曰謂婦人在家從父既嫁從夫
 夫死從子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妣也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
 殺也師古曰隱三年紀侯使履緌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婿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滅降也音所例反昔鄭伯隨姜氏之
 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師古曰

曰解並在前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呂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
 凡事多暗師古曰暗與暗同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
 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
 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呂指象為言語師古曰
 曰謂天不言但呂景象指意告喻人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
 乘離明夷之象也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明夷者明傷也
 惡在朝必呂惡終入于地也坤呂法地為土為母呂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師古曰
 安靜而今迺震是為不遵陰道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
 子曰是何言與師古曰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非之事見孝經與讀曰歟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
 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是也間音居覓反前大
 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呂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
 絕猶受封土師古曰董宏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師古曰

曰傳遷也閒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師古曰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為一國之君耳非

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師古曰不問賢與不肖皆親近在位

有功而侯也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師古曰不問賢與不肖皆親近在位或

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

至迺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曾為作三軍無

巨甚此當拜之日掩然日食師古曰掩首鳥感反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陞

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師古曰謂皆迫於太后也有罪惡者不

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穰正尤在是師古曰尤過也言過惡正在於此欲

令昭昭巨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

後視前忿邑非之師古曰由從也邑於邑也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巨為可計之過

者師古曰逮及也鏡鑒照也白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如淳曰在外而賤舉錯有過失為主天變不空

上所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天子不自見其過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舉錯有過失為主之也疑內亦有此類謂後宮嬖幸非理寵遇亦有如傳遷鄭業等安受恩賞者

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應劭曰右讀曰佑應謂應天戒而修德政臣聞野雞著怪高

宗深動師古曰謂難升鼎耳故懼而修德解在五行志大風暴過成王怛然師古曰謂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迺雷電巨風木盡偃大木

斯拔王迺啓金滕之書悔而還周公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師古曰每事皆考於古昔巨厭

下心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贍反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師古曰說讀曰悅上帝百神收還威怒

禎祥福祿何嫌不報師古曰嫌疑也鄴未拜病卒鄴言民訛言行籌及谷永

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占語在五行志初鄴從張吉學

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師古曰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

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在孝哀時故杜鄴

敢譏丁傳而欽永不不言王氏其執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

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巨阿鳳際平阿

於車騎

師古曰謂勸王譚不受城門之職

指金火呂求合

師古曰謂陳金火之變說音云蕩蕩之德未純莫音親已忘舊怨也

可謂

諒不足而談有餘者

師古曰諒信也

孔子稱友多聞二人近之矣

師古曰孔子云友直友諒友多

聞益矣贊言杜鄴杜欽谷永無直諒之德但多聞也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漢書卷八十五

漢書八十五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漢書八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

師古曰郫音疲

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

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

師古曰婁古屢字也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

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

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也樂職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也宣布德化周洽徧於

也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

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

師古曰殿名也解在賈誼傳

上曰此盛德之事

吾何足已當之哉已褒爲待詔武等賜帛罷武詣博士受業治易

已射策甲科爲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

師古曰元帝永光元年詔舉質

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

師古曰已顯家不入租故每令縣負課殿

市皆求商捕辱顯家

師古曰求姓商名也

顯怒欲已吏事中商

師古曰中傷之也又音竹仲反

武曰吾家租賦繇役不為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

卒白太守召商為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

良方正徵對策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

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師古曰虧減也減係其狀直令免去也不服極法奏之

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

史呂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呂屬郡師古曰屬郡也

使從事廉得其罪師古曰廉察也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

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師古曰聚為羣盜而吏捕得也繫廬江聖自呂子

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師古曰入奏事於京師也

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是呂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

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師古曰即就也學官學舍也試其誦論問呂得失然

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師古曰記謂教命之書已迺見二千石呂

為常師古曰常依次第也初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呂其

同姓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

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揚覆衆等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也酒

酣見其兄子師古曰今出見顯等曰此子楊州長史師古曰言楊州部內長史也材能驚下未嘗

省見師古曰省視也言不為武所識拔也顯等甚慙退呂謂武武曰刺史上古之方伯上所

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迺當

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師古曰對賜一卮之酒也歲

中廬江太守舉之師古曰終得武之力助也其守法見憚如此為刺史五歲入為丞

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為清河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災害什

四呂上免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薦武徵為諫大夫遷兗州刺

史

前漢八十六

三

史入為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繁辟雅

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師古曰繁辟猶言繁旋也辟音關有司曰為詭眾虛偽師古曰詭違也武坐左遷楚內

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為廷尉綏和三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

武為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師古曰通開也謂更開置之即改御史大

夫為大司空師古曰就其所任之人而并官俱改不別拜授也武更為大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

戶汜鄉在琅邪不其師古曰為後改食博望鄉故此指言在琅邪不其也汜音凡其音基哀帝初即位褒賞大

臣更曰南陽犖之博望鄉為汎鄉侯國師古曰犖音昌牛反增邑千戶武為人

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師古曰獎勸也進而勸之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

兩唐師古曰兩龔龔勝龔舍也兩唐唐林唐遵也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

也世曰此多焉師古曰多重也重武進賢也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

於文吏曰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曰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

名去後常見思及為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

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

斷獄與政師古曰與讀曰豫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曰壹統

信安百姓也師古曰令百姓信之而安附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

難曰為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曰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

權制曰可曰內史為中尉初武為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

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師古曰又依其舊也下復音扶目反語在朱博

傳唯內史事施行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

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

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師古曰左右謂天子側近之臣哀

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眾心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孝

聲不聞惡名流行無曰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後

五歲諫大夫鮑宣數稱寃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

賢亦薦武武由是復徵為御史大夫月餘徙為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年上曰太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王邑為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為莽求特進給事中哀帝復請之事發覺師古曰哀帝友更曰此事請於太后太后本無此言故矯事發覺也復言扶目反太后為謝上曰太后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為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後有詔舉大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傳師古曰辟讀曰避眾庶稱曰為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曰下舉朝皆舉莽武為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曰為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師古曰比頻也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親疏相錯為國計便師古曰錯謂間雜也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

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為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

孫祿互相稱舉師古曰風讀曰諷皆免武就國後莽寢盛為宰衡師古曰寢漸也陰誅

不附已者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師古曰風謂風

陽彭偉杜公子師古曰彭偉及杜公子二人皆南陽人郡國豪桀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

中大埋正檻車徵武武自殺眾人多冤武者莽欲厭眾意令武子

況嗣為侯師古曰厭滿也音一瞻反諡武曰刺侯師古曰刺音來曷反莽篡位免況為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曰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

丞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州復察廉為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

政事得失超遷大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為

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封新甫

侯加食邑千一百戶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師古曰匡正也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

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材難謂有賢材者難得也與讀曰歎故繼世

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

卿呂輔之師古曰命卿命於天子者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

呂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

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

遣使持節赦其臯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

中拜為梁內史骨肉呂安師古曰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黜

吏知而犯敞收殺之其家自免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師古曰覆音芳目反

上逮捕不下師古曰言使者上奏請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事也下音胡稼反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

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

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呂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

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

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呂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師古曰更亦變也司

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師古曰悉盡也言事無大小盡皆舉劾過於所察之條也吏或居官數

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師古曰不敢操持群下也下材懷危內

顧師古曰常恐獲罪每為私計也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師古曰易亦輕也音

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師古曰依其所上之

蘇令等從橫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呂守相威權

素奪也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

縱孟康曰二千石不呂故縱為罪所呂優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呂為國家有急取辦

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迺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師古

曰良善也良人吏善治百姓者

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

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

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

之字迺下師古曰所召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也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

勿責已備師古曰不求備於一人也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

能有過差宜可潤略師古曰當寬恕其小罪也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

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師古曰謂蘇令等初發起為盜賊也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

夫無可使者師古曰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為使也召盤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令諸

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

事倉卒迺求非所已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

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

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

為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

欲侯之而未有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已封賢上於是定躬寵

告東平本章師古曰定謂改治也擿去宋弘更言因董賢已聞師古曰擿讀丁劉劉削也削去其名也劉音竹

反欲已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迺

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嘉與

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眾庶匆匆咸

曰賢貴其餘并蒙恩師古曰言董賢已貴寵故妄得封而躬寵等遂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

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師古曰暴謂章露也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

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迺加爵士不然恐大失眾心海內引

領而議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

所分師古曰說讀曰悅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

農谷永已長當封眾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師古曰蒙被也臣嘉臣

延材驚不稱死有餘責師古曰稱副也知順指不迂可得容身須臾師古曰迂逆也所

呂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呂切

責公卿曰朕居位呂來寢疾未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留反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

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

侍案脈師古曰案謂切診也幾危社稷殆莫甚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殆亦危也昔楚有子玉得臣

晉文為之側席而坐師古曰已解於上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

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呂銷厭未

萌之故師古曰悉盡也務聰明者廣視聽也厭音一涉反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

呂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商書盤庚之辭也其封賢為高安侯

南陽太守寵為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後數月日食

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

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且理萬事之機也敖讀曰傲箕子戒

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

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師古曰周書洪範載箕子對武王之辭也玉食精好如玉也而汝也頗偏也僭

不信也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

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

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師古曰言武王能履法度故至成康之時德化隆盛也自是呂後縱心恣

欲法度陵遲師古曰陵遲即陵夷也言漸頹替也至於臣弑君子弑父子至親失禮患

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

民呂時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道治也千乘謂兵車千乘說在刑法志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

漢大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師古曰忽忘也

呂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

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師古曰言不費用故蓄積也嘗幸上林後宮馮貴

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師古曰

白此言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師古曰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

勿使於衆人中謝也屬音之欲反

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賞千萬者

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

師古曰見在之錢也

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

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

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

師古曰燕出謂微行也

及女寵專愛耽於

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

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

師古曰榜笞擊也音彭

不巳

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

師古曰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

傳業陛下陛下

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巳

回心也

師古曰望為治也

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

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

度不足

師古曰惟思也

呂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

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

師古曰鄉讀曰嚮引王渠灌園

池

蘇林曰王渠官渠也由今御溝也晉灼曰渠名也在城東覆盎門外師古曰晉說是

使者護作

師古曰護監視也

賞賜吏卒甚於

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

師古曰長安有廚官主為官食

道中過者皆飲食

中故行人皆得飲食

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

三宮猶不至此

師古曰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

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竝共

見也並供言百官各已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共讀曰供

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

百賈震動

師古曰賈謂販賣之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之稱也賈音古

道路謹誦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

呂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

孟康曰自公卿以下至於吏民各曰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中令均等今賜賢

二千餘頃則壞其等制也師古曰苑古苑字墮音火規反

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

相驚

師古曰言行西王母籌也

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曰

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

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

師古曰論語稱季氏將伐顛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此言責之已其不匡諫也

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

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師古曰鄉讀曰嚮往者寵

臣鄧通韓嫣師古曰嫣音優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

師古曰卒終也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害之者也宜深覽前

世已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寢不說師古曰寢漸也說讀曰悅而愈愛賢不能自

勝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

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師古曰傳晏傳商鄭業也嘉

封還詔書師古曰還謂卻上之於天子也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

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皇天命於有德者居列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尊

卑之服采章各異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

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師古曰言此氣損害故令天子身自有疾也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

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已貴之單貨財已富

之師古曰單盡也損至尊已寵之師古曰言上意傾感為下所窺也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

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

賢散公賦已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已來貴臣未嘗有此流

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

太皇太后已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

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師古曰歲月日之朝也巳解於上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

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師古曰橫音胡孟反求索自恣不

知厭足甚傷尊卑之義不可已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

失節師古曰罔謂誣蔽也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

思正萬事順天人心已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師古曰肆放也不念高祖

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

無道不失其天下師古曰言上能納諫則免於過惡也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

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贛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

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師古曰假飾之辭非其實也奏欲傳

之長安師古曰傳謂移其獄事也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呂為可

許師古曰鞫及宗伯皆姓也鞫音居六反天子呂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

心師古曰操音千高反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度

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

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師古曰收采其功呂明罪過也臣竊為朝廷惜此

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師古曰心怒也後土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迺

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呂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

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呂相計除罪君呂道德

位在三公呂摠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為職知相等罪惡陳列

著聞天下時輒呂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為朝廷惜之大臣舉錯

恣心自在師古曰錯置也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師古曰近臣尚然則遠者固宜也對

狀師古曰敕令具對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

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

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呂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師古曰

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票騎將軍

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

人呂為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呂為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

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爵土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呂為

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

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

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為下御坐則起師古曰解在翟方進傳

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呂禮退之呂義誅

之呂行師古曰言大臣之死積累其行而為誅也誅者累德行之文案嘉本呂相等為罪罪惡雖著大臣

括髮關械裸躬就笞師古曰括結也關貫也裸露也非所呂重國喪宗廟也今春月寒

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呂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

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

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對理陳冤相踵呂為故事師古曰踵由躡也

君侯宜引決師古曰令自殺也使者危坐府門上師古曰呂逼促嘉也主簿復前進藥

嘉引藥杯呂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

刑都市呂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師古曰咀嚼也音才汝反嘉遂

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

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

怒使將軍呂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

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呂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

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

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

苟如此則君何呂為罪猶當有呂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

嘉喟然叩天歎曰師古曰叩讀曰叩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呂是

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

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

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

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呂董賢代之語在賢傳嘉為相三

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呂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

何武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

追謚嘉為忠侯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為郎元帝末為
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為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
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為光祿大夫丞相
司直數月復召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為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
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召丹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
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為大司馬封高
樂侯月餘徙為大司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
內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傳奪王氏權丹自召師傳居
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師古曰論語云子
張曰書云高宗諒
闇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
百官總已已聽於冢宰三年諒信也闇默然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師古曰論語稱
孔子曰父在觀
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召及親屬赫然
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

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師古曰
比類也卒暴無漸師古曰
卒讀曰
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師古曰
牢堅也相隨空受封侯
增益陛下之過閒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
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患也師古曰
溷音胡
頓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取
讀曰娶孝成皇
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
至德指謂哀帝召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
暴弃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
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師古曰言常若在
前宜自肅懼也願陛下深思先帝
所召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召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
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召為太傅陛
下召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
職在左右師古曰左右助也左
讀曰佐右讀曰佑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度人竊議災異數見

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卽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己定陶共王爲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師古曰莊襄王始皇之父也華陽夫人季文王之夫人也子謂養呂爲子也及卽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呂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呂爲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尊傅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郎中令冷爽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師古曰冷音零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呂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宜皆

副稱之也稱音尺孕反

置吏二千石呂下各供厥職

師古曰謂詹事太僕少府等衆官也

又宜爲共皇立

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呂爲宜如襄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呂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呂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呂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呂天子其尸服呂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

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
國太祖不墮之祀師古曰墮亦毀也音火規反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已尊
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師古曰浸漸也會有上書言古者已龜貝為
貨今已錢易之民已故貧宜可改幣上已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
有司議皆已為行錢已來久難卒變易師古曰卒讀曰猝丹老人忘其前語
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傳子弟聞之使人上
書告丹上封事行道入徧持其書上已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
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
失身師古曰易上繫之辭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
事中博士申咸快欽上書蘇林曰快音桂言丹經行無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自近世大
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
過不在丹已此貶黜恐不厭衆心師古曰厭音一瞻反尚書劾咸欽幸得已儒

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師古曰折斷也取其言已斷事之中而定所疑知丹社稷重臣議
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已為當治師古曰傳讀曰附事已暴列迺
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
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
既不明委政於公閒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婁臻師古曰婁古屢字山
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
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
迺者已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師古曰挺引拔也謂特拔異力田之人優寵之也挺音徒鼎反而說者已挺為縣名失之遠矣君
內為朕建可改不疑師古曰共立此議也已君之言博考朝臣君迺希眾雷同
外已為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為君受愆朕疾夫
比周之徒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虛偽壞化浸已成俗故屢已書飭君師古曰飭與敕同幾
君省過求已師古曰首視也自求諸已不尤人也幾音冀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

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呂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
譏匈匈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

師古曰易上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故詔書引之將何呂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

慮不周密懷讓迷國師古曰讓許也音虛表反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

非所呂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師古曰共讀曰恭呂君嘗託傳位未忍考

於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

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

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耆師古曰黃耆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更生黃者也耆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親傳聖

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

師識者咸呂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師古曰識者謂有識之人也請音材性反四方所瞻

印也師古曰印讀曰仰唯陛下財覽衆心有呂尉復師傳之臣師古曰財與裁同復報也音扶目反

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丹既免數月上用朱

博議尊傳太后為皇太太后丁后為帝太后與大皇太后及皇太

后同尊又為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為丞相復與御

史大夫趙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丹所劾奏免

為庶人時天下衰羸委政於丹師古曰言新有成帝之喪斬衰羸服故天子不親政事也丹不深惟褒

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聖

仁昭然定尊號宏呂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

宜有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即位

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傳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呂

民葬之定陶隳廢共皇廟師古曰隳音火規反諸造議冷褒段猶等皆徙合浦

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太

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

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理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關內侯師丹

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司條奏邪臣建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加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所已章有德報厥功也其已厚丘之中鄉戶二千一百封丹為義陽侯月餘薨諡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迺絕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師古曰何武舉公孫祿為大司馬王嘉爭益董賢封邑師丹議丁傳不宜稱尊號

考其禍福迺效於後師古曰終曰王莽篡位董賢遇禍丁傳喪敗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

之愛疑於親戚師古曰疑讀曰擬擬比也武嘉區區已一黃障江河用沒其身師古曰黃障草

為器所呂盛土也一黃之土固不能障塞江河是呂其身沉沒也黃音置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師古曰更互也宏初建議尊號為丹所劾而免爵土及丹

廢黜宏復獲封至王莽執政宏為庶人丹受國邑故云互受賞罰也更音工衡反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師古曰言隨時曲直則廢於正道違迂流俗則其身不安也此古人所已難受爵位者也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馬山毛鳳尊氏書

